

陈思和文集

名著新解



SPM

南方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陈思和文集

名著新解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著新解 / 陈思和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218 - 12066 - 9

I. ①名…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911 号

MINGZHU XINJIE

名著新解

陈思和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策 划: 肖风华 向继东

责任编辑: 段太彬

封面设计: 张力平 陈小丹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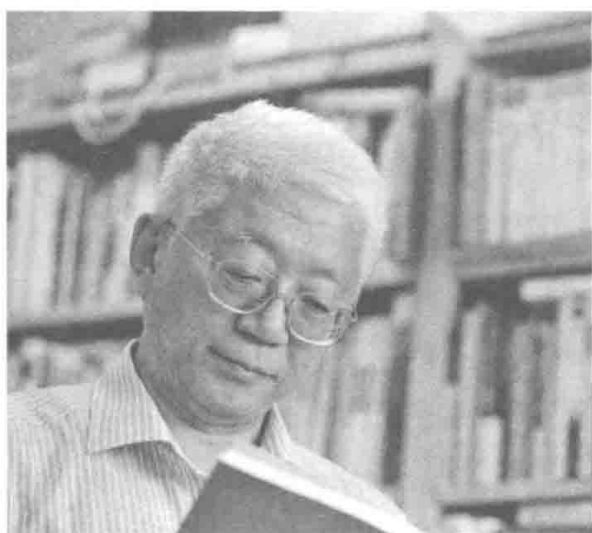
印 张: 34.75 字 数: 517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陈思和 1954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番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历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系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会、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著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等，主编“火凤凰文库”“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等，另有编年体文集十多种。

自序

《文集》第四卷着重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我所理解的现代文学史，是一个朝向未来的漫长的过程，二十世纪文学仅仅是一个开端，现代文学在新的世纪里还要延续发展下去。在1985年提出“新文学整体观”以后，我不再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视为两个学科，二十世纪文学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开考察，因此我比较慎用“当代文学”这个概念。一般情况下，我倾向于使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当下文学”。我认为“当下文学”是有阶段性的，即指最近一段时期的文学，属于现代文学范畴里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内涵是可以变化的。我在这套文集里使用的“当下文学”的概念，也就是指“文革”后（1978年）到现在近四十年的时间的文学。“文革”前的文学，我也把它归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所以本卷所论及的作品，除了极个别的篇什，大部分都属于现代文学，但不属于当下文学。

本卷的第一辑，收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的大部分篇章。这本书的书名是出版社定的，原书里也有几讲是分析当下文学作品，如《长恨歌》《坚硬似水》《秦腔》和《讲故事的人》，都是我先写了论文发表，再移用到课堂上讲授的，现在按照论文的格式收在前三卷。这里不予收录。因此把书名也相应改为《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

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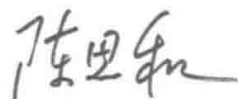
这本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过的两个版本，章节内容有所不同。这些情况我在两个版本的后记里都已经说明。这本书在我的所有著作里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是我有意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解读作品的尝试。这里所讨论的作品，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通俗地说，已经含了经典的意思。既然被尊为经典，总会有些约定俗成的阐释习惯，在文学史上也有些固定的意义，而我在分析这些作品时，由于采取了新的解读方法，作品就有了多元理解的可能性，对固定模式的阐释也起了一点解构作用。因此，较之阐释内容的创新，我对新方法的运用更为重视。为了强调这一点，在本卷中我收录了两篇谈文本细读的文章，这些看法和见解都是我自己从批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提倡文本细读，不再囿于对作品的价值评价，而是在对文本的解析过程中，描绘出文本隐藏的别样阐释。批评的态度是平和的，批评的立场是客观的，批评的效果则是趣味的。书中解读《狂人日记》《雷雨》《骆驼祥子》《十四行集》《倾城之恋》等几篇，可以说明我在批评方法上的创新努力。

文本细读是一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批评方法，我是不自觉地探索、寻找其规律进而掌握一点方法。1988年我参与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最初是从讨论具体作品着手的，但是当时还没有运用新方法的自觉，只是偏重在艺术分析和政治正确上兜圈子，说服力不强。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蓝棣之教授开始对文学作品做症候式的分析，他对《子夜》《家》《二月》等都作出了别样的阐释。现在回想起来，蓝棣之教授的症候批评，是最早尝试了文本细读的方法。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的文本分析，并不是每篇都有意为之，有些篇章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文本细读，倒是我在当下文学作品的评论实践中，有意尝试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如对《秦腔》《生死疲劳》《兄弟》等作品的分析。读者可以对照着阅读。

本卷第二辑，我选了一组解读作品的文章，多数是被学界所忽略的作品。《无名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作家无名氏（卜乃夫）在抗战时期创作了《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风行一时，影响长远。我最初知道无名氏的名字，是在“文革”时期读过《塔里的女人》手抄本，被其华丽的文才辞藻所倾倒。抗战胜利，无名氏退出政坛，潜心创作《无名书》，直到1949年，已经创作了前三卷。1949年以后无名氏从文坛上失踪，隐居杭州西子湖畔，花了整整十年时间，续成《无名书》的后三卷，总计起来近两百万字，通过主人公印蒂的人生探索，描写了政治、战争、情色、颓废、宗教、文化等上天入地的奇异场景，可以说它是《浮士德》的东方版也不为过。但由于《无名书》是一部现代潜在写作集大成之书，至今在大陆还没有获得完整的出版。因此，寻找搜集版本，认真阅读文本，都成为研究这部鸿篇巨著的最大障碍。我写作这篇论文是1998年在韩国讲学期间，六卷本小说都是从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那里借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是关于无名氏的研究仍然是寂寞的。《红旗歌》是鲁煤执笔的一部集体创作作品，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工人班组生产劳动的作品，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初期的某些特征。除了这两篇较长的论文外，其他所收的都是读书随笔。——我本来说过文集不收随笔，这里几篇是个例外。这里涉及的评论对象胡风、梅志、阿垅、贾植芳、曾卓，再加上鲁煤，都是1955年胡风集团冤案里的分子。我有意识地把他们集中在这一辑里展示，表达我对这些追求真理的先驱者的由衷敬仰。

第三辑收录两篇论文，也属于文本细读。《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是一篇未完稿，原是为纪念《新青年》创办一百周年而写，起因是《上海文化》夏锦乾兄约稿，后来越写越长，分作两篇，写了近三万字，连第一封信的文本还没有“细读”完毕，以此规模慢慢分析，似乎可以写成一本小册子。可惜我实在没有时间这么写下去，

所以就自己把它“腰斩”了。《六十年文学话土改》是我在香港岭南大学访学期间写成的。我在这篇论文里试图运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文史互证来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土改题材和历史著作里的土改研究之间的关系，但不知道是否获得成功？——这是要读者来认可的。



2017年3月9日于鱼焦了斋



目 录

第一辑·《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选

- 002 第一讲 文本细读的意义和方法
- 018 第二讲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 036 第三讲 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部先锋之作：《狂人日记》
- 066 第四讲 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确立：《知堂文集》
- 106 第五讲 现实战斗精神的绝望与抗争：《电》
- 132 第六讲 新文学由启蒙向民间转向：《边城》
- 154 第七讲 人性的沉沦与挣扎：《雷雨》
- 181 第八讲 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范之作：《十四行集》
- 249 第九讲 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
- 270 第十讲 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骆驼祥子》
- 297 第十一讲 浪漫·海派·左翼：《子夜》
- 320 第十二讲 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
- 348 初版后记
- 351 附录：文本细读的几个前提

第二辑·读作品记

- 364 为自由而抗争的灵魂：《无名书》
- 391 如何当家？怎样做主？：《红旗歌》
- 408 自己的书架：《胡风家书》
- 413 自己的书架：《梅志文集》
- 417 自己的书架：《垂柳巷文辑》
- 422 交织着苦难与理想的歌：《贾植芳小说选》
- 426 读曾卓的《有赠》

第三辑·阅读与阐释

- 436 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之一）
- 456 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之二）
- 485 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 530 附录：略谈“文本细读”（里波）

第一辑·《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选



第一讲 文本细读的意义和方法

一、文本细读与文学史教学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一个转折。在上一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那时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流派和治学方法都是从古典文学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学习研究现代文学者，也多是从古典文学的治学方法中寻找路径和方法。比如，作家的著述系年和年谱的编写、作家资料的收集以及文本细读，等等。但从整体上说，由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不得不从以论带史的立场出发，将学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文革”以后，学术界为了纠正原先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而导致的以论带史倾向，着重强调了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研究方法似乎又回到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几乎都是从系统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开始起步，他们的第一本论著，多半是具体的作家研究和作品论。这也就意味着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一代学者，都是在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后再提倡推动宏观研究的。1985年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一来是学术风气强化了宏观研究的必要性，二来是西方理论学说的不断引进，导致了学术界盛行新方法和新理念，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逐渐取代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文本逐渐不被重视。现在二十年过去，一届届的研究生都被笼罩在宏观体系的理论的阴影里。

当轻视文本的治学方法渐渐成了一种风气，问题就有些严重起来。

我这样说，当然是有感而发——我每年主持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相同的现象：许多考生对几本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准备得相当充分，对一些流行的学术话题和读物也相当熟悉，但是当你抽样地选一些文学作品作为问题的话，立刻就会发现破绽，他们对文学作品阅读量不仅相当少，而且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的能力。曾有一位考生诚实地告诉我：他的导师对他说，做学问就先要建立起一个理论框架，然后把符合理论框架的作品往里面填。我听了当时就很想告诉他，如果你学习现代文学史没有成百成千地阅读作品，对文学作品不能做到融会贯通，如数家珍，那么所谓的文学史理论体系都是别人的，而与你无关，你将永远被排除在这一专业的门槛之外，不会产生真正的独立见解和自己的学术观点。现在考研究生的考生只注意招生章程上开列的参考著作，其实再详细的参考书都不可能把阅读作品的细目开列出来，但这恰恰是专业基础是否扎实的关键所在。

我常常想，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光闪烁，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夜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文学史。我们穿行在各类星球之间，呼吸着神秘的气息，欣赏那壮丽与清奇的大自然，遨游太空。研究文学史是一种遨游太空的行为。星月的闪亮反衬出夜幕的深邃神秘，我们要观赏夜空，准确地说就是观赏星月，没有星月的灿烂我们很难设想天空会是什么样子的，它的魅力又何在呢？我们把重要的人物称为“星”，把某些专业的特殊贡献者称为“明星”，也是表达这样的意思。当我们在讨论文学史的时候，就不能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样一批类似“星”的文学名著上。

对文学作品有了充分的理解和欣赏，我们才会有好奇心去关心这些作品是怎样诞生的？作家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下创作这部文学名著的？作家的生活经验与创作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于是才进入文学史的第二个层面即文学史的掌握。文学史的知识包括文学思潮流派的发生原因和经过，包括作家的生活环境与命运遭际，也包括文学与外部社会的各种

关系，诸如出版、市场、经济和各种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围绕文学作品的解读和传播服务的，离开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所有文学史知识都成了文学的外部因素，而文学的外部因素只能说明外部世界，并不能针对艺术审美本身。所以，文学史构成因素用于社会研究或文化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并不能为文学的审美自身提供什么新的证据。我们把文学史上的精品视为艺术奇观，其生成原因似乎很难从具体的生活环境给以准确揭示，我们只有在不断地欣赏与体验中来感受其价值所在。

在充分掌握了文学史知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有的特征，即它的并不长远的历史过程本身体现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寻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观照下并不能说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但它是活的文学，有血有肉的文学，这意味了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和包容的知识分子的巨大的精神探求动力。这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精神传统，或许我们正是其中的一员，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现代文学，那它就直接关联到我们的人生道路和行为模式。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比较崇高的目标之下，我们借助了现代文学来完成，同样是从审美出发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力量普遍缺失的环境下，拜金主义、追名逐利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心干枯就仿佛土壤的干枯，它无法再生出新鲜活泼的生命意义。为了寻求精神甘泉就有许多人走宗教的道路，这也是人们精神不死的证明之一，但我更相信人文精神的力量，我相信人依靠理性和美好感情，可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自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传统薄弱的国度里，坚持和弘扬人文精神是凝聚民族信心的主要力量，而对美的感受和美的创造是人文精神的基础部分。我想阅读文学作品也是一种审美的训练，训练读者对文学语言和文学美感的感受能力和把握能力，进而洞见人性的丰富，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也丰富滋润起来。

我常常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创作为例来说明这个过程。第一个层次需要我们认真细读文学作品，从诗歌里领悟诗人们的美好感情，第二个层次需要我们掌握有关“七月派”诗人的遭遇和整个胡风

事件的来龙去脉，而第三个层次里，我们将学习和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特定环境的精神反应以及他们自觉的使命、追求和他们所遭受的灾难的教训。然而，对胡风事件的三个层面的理解，都是从对“七月派”创作的美好的感性认识开始的，只有在审美上认同诗人们的创作价值，才能提出质疑：创作了这么美好作品的人们为什么会遭受如此残酷的灾难？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一切都是从阅读作品开始的，如果离开了第一个层面的感性认识，整个理解都会出现偏差。

二、细读文本与文学元素

细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心灵与心灵互相碰撞和交流的过程。我们阅读文学，是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心灵世界。我这里所指的心灵世界，包括两个主体：一个是作家的主体，即作家在创作的背后应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境界，是作家对作品应达到的境界的期待；另一个是读者的主体，读者对阅读作品所期待的一种理想境界。但文学作品本身是自在的客体，它既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家的主体期待，也不可能完全重合读者的主体期待。文学阅读也正是这样三个元素的互相融合与冲突。

我试图用三个定语作为自己阅读文学作品的途径，那就是欢悦地、投入地、感性地阅读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文学。欢悦即快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有许多学生问过我：人生有许多选择，你为什么选择文学？我回答说，因为我喜欢文学，我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是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候，是想象力最活跃最放纵的时候，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首先是快乐，阅读让我重温人性的美好与温馨，让我窥探人性的黑暗和深刻，同时也让我遐想、憧憬和寻找生活的勇气，人生所有不能达到的境界几乎都可以在文学里得到满足。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切身的体会，无论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和绝望，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会使你平静下来忘却身边烦恼，人需要最后的精神家园而唯有文学所能给予。其次是投入，读文学不是读文件，可以放松自己的

情绪，任自己被文学的语言和审美境界所吸引所感动，你可以哭笑自如，可以拍案叫绝，可以舞之蹈之，可以废寝忘食，投入是一种忘我境界，只有“忘我”才能把你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欲望都调动起来，使你与文学产生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你从文学中读出的才是你自己内心隐秘的声音。于是就有了第三点：感性的要求。读文学最怕是失去感性内容，当你的情绪与文学融为一体的时候，你需要了解的是：你为什么读之感动？你需要通过阅读文学来认识自己内心深处纠缠着怎样的情感因素。这时候最忌讳教条的理性指令：就像多数评论家所教导的那样——从主题思想到政治教条，或是验证某种思想理论，最终是把文学自身的魅力割裂得支零破碎。一旦属于你个人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审美效果失落了，那么再精致的文学也会索然无味。文学的魅力就是能使人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满溢开去，这就是巴金所说的“生命的开花”，也是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三个定语修饰的阅读态度都说明了阅读者对作品的主体参与。作为阅读者，你首先是在当下环境中生活着的人，是一个对生活有自己的感情寄托的人，当你真的欢悦地、投入地、感性地进入文学世界，你必然会把自己强烈的生命信息和主观愿望带进去。从主体出发，你在阅读中总是会读到你愿意读到的东西。文学是美好的也是丰富的，能够从各个方面来满足阅读者的需要。但这种主体性包含了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两个部分。前者诉诸感情或者审美的需要，后者解决的是知识或者工具的问题，前者没有功利性的目的，而后者相反。在其他社会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不利用文学作为研究政治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各种相关学科的材料，但这不是文学自身的本质功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畸形繁华的时代，它背负了极为沉重的非文学的责任和功能，成为一门显学。人们在文学文本里寻找着各种非文学的信息和答案，弥补各种学科知识的缺乏，但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则很容易被遮蔽。与此相关，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即长期统治文学理论领域的工具论倾向，把文学创作视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从左翼文学开始，这种功利主义就逐渐渗透到文学分析与文本解读之中，一度成为中国文



学理论的主要方法。——这两种倾向，无论是以知识为目的还是以工具为目的，都属于文学批评的非文学的元素，可能导致文学元素的异化。

我之所以要在讨论文本细读之前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文本细读是一种方法，可以体现为各种层面的阅读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先要解决的是，本教材所倡导的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究竟应该从文学着眼还是从它的社会功能着眼？我们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方法，即透过文学审美的读解达到对某些非文学的社会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回复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提出这一问题与读解者的思想倾向无关，只是出于对那种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方法的警惕。在当代文学史上，存在过长期把文学当作思想演绎工具的危害，直到1985年“寻根文学”崛起以后，创作才从偏重思想观念转向审美境界、语言与形式革命，以及开始重视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批评者与创作者同样是站在生活的面前，以创作为对象来抒发对当下生存环境的感受。任何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发现文本所含的社会意义，只是由于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的不同，有些社会意义必须通过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才能感受到，有些则直接就表达出来。我们在今天重新探讨文本与社会分析的关系时，首先要警惕的是跨越文本的文学性而片面强调其社会意义的倾向，这样做的话，本来就淡漠甚至不为人们重视的文学因素会因此而淡出，庸俗社会学的阴魂也会卷土重来。

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应该从文学出发，那么，我还要追问：文学元素究竟应该怎样衡量？是什么样的文学元素在文学作品里足以包容社会性而不是排斥它？如果抽象地来讨论这些问题比较含糊不清，但可以从文学的审美功能这一特点上来理解，文学是诉诸感情或者满足审美的需要，阅读审美是主观的形式，只能在主观体验下真正确认文本的文学元素。我可以举自己的一个阅读例子。我才十三四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少年都百无聊赖，有一次，我读了巴金的长篇小说《憩园》，是一本旧书，封面都撕掉了，我读繁体字直排本还很吃力，但读完以后却深深地感动。“文革”中泛滥成灾的暴力事件与小说描写的温馨故事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内心竟然受到了很大冲击。每天黄昏的时候，太阳斜